

# ХЛЕБ

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

## ЗАЩИТА ЦАРИЦИНА



# 糧食

保衛沙里津

A. 托爾斯泰著  
蔣學模譯

大時代書局發行

ХЛЕБ ЗАЩИТА ЦАРИЦИНА

АЛЕКСЕЙ ТОЛСГОЙ

— 津里沙衛保 — 食糧

著泰斯爾托·齊歷亞

譯模學蔣

版出局書 代時大

中華民國三〇年一月初版

糧食——保衛沙里津

XABEЗ ЗАЛИТА ЦАРПИЛІНА  
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

每冊定價國幣三元

原著者 A·托爾斯泰

譯者 蔣學模

重慶臨江門川鹽三里十號

發行人 許立德

印刷所 大時代印刷所

重慶桂林上海香港金華

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

版權所  
翻印必究

桂10022

大時代 7.7.31

## 譯者序

高爾基、梭羅訶夫、薩拉菲莫、奧斯託洛夫斯基已經是中國的讀者所熟悉的了，但是與上面幾個同樣偉大而出色的蘇聯作家A·託爾斯泰的名字，在中國的讀者羣中，却還是相當生疏。所以對於本書的作者，不得不作一個簡略的介紹。

A·托爾斯泰並不是一個新進的作家，他在帝俄時代已經是一個優秀的青年作家了。他早期的作品中帶着很濃厚的象徵主義的色彩，自從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被沙皇破壞以後，這位青年作家就衝破了象徵主義的頹疲氣氛，踏上寫實主義的道路。經過了偉大的十月革命和外國武裝干涉以及內戰時期以後，在殘酷的現實中鍛煉出來的A·託爾斯泰，已不僅僅只是一個作家，而同時又是蘇聯文化的領導者了。他現在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蘇聯科學院的會員，曾獲得政府丙種榮譽獎章。

他接受了L·託爾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等帝俄時代寶貴的文學遺產，領導蘇聯文學踏上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之路，所以高爾基世界文學院的院長盧波爾說，他是舊俄文學和蘇聯新文學

活的橋梁。

A·託爾斯泰是一個多方面的作家，他的作品包含着各種文學形式，如詩、故事、劇本、電影劇本、童話、短篇小說、長篇小說，他都能熟練地使用。他作品的特點是文字的簡潔樸素和主題的豐富，關於這幾點，本書是可以作為證明的。高爾基對他的批評裏會說：「A·託爾斯泰極力避免文字的生澀和反復，以及語言的單調，他注意文字的流利，合乎大眾的口語，以表現大眾的精神。」

「糧食」無疑的是一部偉大的長篇歷史小說，它描述了自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布列斯特，立託夫斯克和約起，到一九一八年七月保衛沙里津止。這九個月中間工人階級對布爾喬亞的反抗，和布爾希維克與孟雪維克、社會革命黨及左派共產黨的鬥爭情形。那時，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正處在驚風駭濤之中，在內部有各派反對黨的陰謀和搗亂，在外部有英法美日德的武裝干涉；同時，帝俄時代的軍官、富農、哥薩克上層份子，在英法美日德的公開援助之下，掀起了反革命，反蘇維埃的內戰。英法在俄國北部登陸，援助當地的白軍成立「北俄政府」。在北高加索一帶，但尼金將軍在英法的援助之下組織義勇軍，進行反蘇維埃的鬥爭。在頓河流域一帶，克拉斯諾夫和馬蒙託夫在德國的祕密援助之下，掀起了頓河哥薩克的叛亂，進攻沙里津，企圖截斷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糧食來源。在伏爾加中游和西伯利亞一帶，有由英法陰謀所造成的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叛變。

「糧食」就是一部描述在締結布列斯特·立託夫斯克和約時，列甯、史太林與託洛斯基、社會革命黨

人和孟雪維克的鬥爭，以及保衛沙里津的偉大著作。A。託爾斯泰不但僅僅敘述了事實，並且還表現了鬥爭過程中的聯繫、衝突、同情、反感以及互利的關係，其中還穿插草原風景線的寫實的描寫和可歌可泣的戀愛故事的想像的繪製。他正確地描述了列甯、史太林和伏羅希洛夫的賢明的領導，和工人在階級鬥爭中對農民所起的領導作用。他描述了散漫、混亂的紅軍怎樣在反革命的陰謀和殘酷的鬥爭中鍛煉成一股鐵的洪流。「糧食」之被當選為蘇聯十大名著之一，是毫無愧色的。

翻譯本書的動機，最初出於孫寒冰先生。譯者自一月間開始翻譯，到現在才全書譯竣，其間整整化了半年工夫，而孫寒冰先生却已在敵機的狂炸下與世永別，不能目睹本書的出版，這是譯者最感傷痛的事情。

譯者以嚴肅的態度從事此書的翻譯，並得家兄學楷以整月之力將全書詳細校閱，錯誤容或難免，但自信決非粗製濫造，以負罪作者，欺騙讀者。如蒙指教，俾得在再版時改正，幸甚。

譯者

## 第一章

兩星期來暴風雪一直猖獗着，在烟囪裏咆哮，在屋瓦上喧嚷，阻塞了城內的街道，把週圍幾百哩鋪成一個雪的原野。電線打斷了，火車開不到目的地，電車留置在車廠裏。

風暴沉寂了。

穿過正月的薄霧，月亮高高地懸掛在彼得格勒的上空。時間雖然尚未十分晚，城市似乎已沉入睡鄉。在寬廣而挺直的街道拐角上，三三兩兩的火推升起白色的烟雲來。幾個兵士沉靜地圍坐在火邊，他們帶着風帽，腰部圍着機關槍的子彈帶。紅色的反光，閃映在雪堆上，帶着彈孔的商店櫃窗上，以及吱咯作響的金字招牌上。

但全城並沒有安眠，在這些正月的夜裏，彼得格勒正過着一種緊張、激擾、憤怒和癡狂的生活。

沿着尼夫斯基大街，沿着彎曲的小街，一個長着鬍子的紳士，翻起了帶霜的衣領，踐踏着柔軟的積雪，大踏步走着。他左右顧盼，然後用他的指環叩一家大門。門內立刻傳出渴望的聲音來：「誰呀？」「是誰？」

門開了一條縫，讓他進去，立刻又緊緊地關了起來，嗒的一聲把門門上。

那人走進一所生着小火爐的溫暖的房間，火爐旁邊亂置着家具和各種物品，主婦是一個肥胖的貴婦人，生着歇斯的里的嘴唇，他站起來歡迎來客，叫道：『你終於來了！快全盤告訴我們這……』幾個穿着黑色晚禮服和長統氈靴的紳士也過來圍繞着來客，來客擦了擦他那架鼻鏡上的水蒸氣，回答說：

『我們的同志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被霍夫曼將軍像頑童一樣地鞭笞，他並不看到恐怖猝倒桌下，反而以極端鎮定的態度坐着，坐着旁觀——並且聲言：「我很喜歡聽全權大使烏托邦式的空想，但我必需使他明白，現在是我們德國人在你們俄國的領土上，不是你們俄國人在德國……現在是我們開和平條件給你們，不是你們給我們……」』唏唏唏！』

一個穿着灰色晚禮服氈靴的老紳士插進來說：

『是呀！但這是哀的美頓書的口氣……』

『對極了！親愛的先生……德國人用盛氣凌人的口吻對我們的同志講話……我是很愛國的，親愛的先生，我是一個俄國人，真該死！但老實說，我已決定贊成霍夫曼將軍……』

『好機會！』從一盆無花果後面傳來一個鐵一樣的聲音。

在書架旁邊的另一個接着說：

『好吧！在一星期之內，德國人就會到彼得格勒來……讓他們……』



主婦以含淚的笑聲歇斯的里地說：「無論如何我們都是一樣。不管誰來都沒有蠟燭，沒有糖，甚至連一塊燒火的木片都沒有……」

「還有別的消息呢！我是直接從回聲報編輯部來的，加里亭將軍已向莫斯科前進了！」——一片「呀」的和聲。「工人都一聲聲地自告奮勇參加，農民更不用說。周圍幾百哩的農民都蜂擁過去。加里亭的軍隊現在已發展到十萬了。」

十幾個胸口都發出嘆息聲來：他們是多麼相信那奇蹟的出現——一支開明的農民軍開去拯救那被解散的立憲議會，拯救那些高尚的，胸懷寬闊的，和雄辯的俄羅斯自理主義者而同時他們也相信德國人會像那善良的冰霜之神一樣，來了幹完事又回去。

沿着深深的雪痕，彎彎曲曲地經過許多分離的房屋，另一個行人正敲着一家人家的後門。他走進一所有白聖粉飾過的天花板的房間。一盞小的光從保護承塵的燈罩的污穢薄紗中透射出來。在細工鑲木地板上放着一只火爐，烟囪成直角地從氣窗中通出去。在火爐的兩旁放着兩張行軍床，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參謀上尉和一個二十二歲的陸軍中校穿着短襪和寢衣躺在床上。他們都在讀羅甘波爾。所有這十七本神奇的冒險小說都亂堆在地板上。

「來客用一種會意的語氣說：『聖喬治與莫斯科。』參謀上尉和中校從翻開的書本後面望着他，並不表示驚奇也不回答。」

『紳士們，』來客說，『坦白地講，看到光榮的俄羅斯軍官階級精神這樣衰敗，我很痛苦。難道你們真不了解布爾希維克在怎樣處置不幸的俄羅斯嗎？他們公開地瓦解軍隊，公開地出賣俄羅斯，公開地宣稱要把俄羅斯這個名字從地球上抹去。紳士們！在這存亡危急之秋，每一個俄羅斯人都應該奮起捍衛國家。』

參謀上尉憂鬱而緩慢地說：『我們已像魔鬼似的打了三年。我們與我們這一羣已到了末路。完全處於絕境！』

來客揪一揪鼻孔，舉起一個手指，預示兇兆地說：『一隻野獸已脫出籠籠來蹂躪自由了。我們所愛的俄羅斯農民將在你們的屍首上踐踏，紳士們……』於是他開始描寫那些行將到來的恐怖，使兩位軍官不愉快地睜着眼睛。他們倆雙腳跳到地上，用力束緊他們的外衣。

『好！中校說，『你要我們到那裏去？』

『到頓河，到俄羅斯愛國男兒加里亭將軍那裏去。』

『好！我們知道他的，他會把整整一師人派到喀爾巴阡山去送死。但現在送我們去死的人是誰呢？』

『保衛祖國自由大同盟。紳士們！我們知道大家的精神都很好，但你們也需要用錢……』

他摸出一個漂亮的鈔票夾來，把幾千盧布鈔票丟到塵污的行軍床上。

『米希加，』中校說，他一面把褲子穿上。『我們願意去，願意把肉體去嚐一嚐刺刀的滋味……』

在這些雪夜裏，彼得格勒的人們沒有時間睡覺。反革命的晚報散佈出種種謠言：德國的哀的美頓書、饑荒、中央拉達（一）流寇部隊與紅軍在烏克蘭的血戰，加里亭將軍向莫斯科的勝利進軍，再特別穿插着搶劫和可怖的「暗殺」消息。例如捉摸不定的土匪「無頸人」科託夫每夜在沙托伐街的賭窠外殺人，用屠刀刺人的腎部。在出售「炸燬腿」出名的小吃店地窖裏發現七具被剝皮的屍首。全城都在談論着一樁發生在電車裏的事件，據說在一個穿着軍衣的人身上，發現一只帶着寶石戒指的女人的手。

彼得格勒較富的人，都被憂鬱所包圍，樓梯頭裝着警鈴，住宅外澈夜站着警衛。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在這漫漫的冬夜裏所經歷的，真是一個夢嗎？莊嚴的京都，這叛軍之國的首腦，裝飾着立柱和凱旋門的，被那陰暗的夕陽照臨着。這一個大國的首都已落於暴徒之手了；他們長着蓬鬆的亂髮，拿着槍站在火堆週圍，似乎不可知的征服者已在首都駐紮下來了。在夜裏，人們即使從窗口伸出頭來向他們呼喊：「救命！我被強盜搶了！」也是枉然。這些圍着機關槍子彈帶的工廠工人，這些從最壞的農村窺光蛋出身的小兵，對一切不幸都只有一個回答：「加強革命……」

（一）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後，烏克蘭設立了一個民族主義資產階級孟雪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政府，縮稱為中央拉達。

有不少人懷着惡意等待德國人到來，這些穿着青灰色大衣戴着鋼冑的禽獸，如果他們在廣場上公開鞭笞一個人，那又有何妨？俄羅斯公民的下流，只有被打一頓才會好起來。和氣的來福槍兵會站在街心指揮着：『靠右走！』帶着金織眉章的督軍會乘着車在十分清潔的尼夫斯基大街上馳過，麵包房、臘腸舖、啤酒店會發出燈光。好像剛沐浴過俄羅斯浴出來一樣快樂的彼得格勒公民，會沿着右邊的階石走，德國人連想都不會想到這樣粗鄙的口號：『不做工不得吃。』

看到德國人的到來，已經近在眉睫，那些在舊時各部、各機關、各銀行、各商行或新的人民委員會裏工作的人，都覺得不應該把他們的命運交給布爾希維克。讓他們自己去管理國家機構吧！這和從前在開會時用拳頭拍着水手的胸膛而叫喊：『一個新世界，對了。我們將用我們自己的手來建設一個新世界，你瞧着吧！』以及『那麼建設、建設呀，親愛的同志們！』的情景完全兩樣了。現在像棄却將沉之船的老鼠一樣，大官小吏每天託病或根本沒有什麼理由不上辦公室去的愈來愈多了。怠工像瘟疫似的一天天蔓延開來，愈益深刻地反映着政治鬥爭。

重重地拉攏窗幃，安排好一個嘴唇發黃的學生拿着手鎗站在甬道中，官吏們圍着鐵爐中發出爆裂聲的煤，互相交換諷刺的論調：『是——的，紳士們，似乎尼古拉二世到底沒有這樣蠢……噯——噯——噯！那批傢伙應該多絞死多槍斃一些哪！他們多得很，應該統統殺光……他們要自由，他們伸出手來討鮮菓……現在他們已得到他們的鮮菓了……他們在斯莫爾尼每夜轟飲豪宴，大人……真的，這樣的轟飲

豪宴，你看了會髮指……』

兩處猛烈火堆吐出來的烟雲像波浪似的圍繞着金牛宮的圓柱。

一隊武裝衛隊把守着進口，重重地頓踏他們的靴，拍擊着他們那戴着羊毛手套的手掌。一盞燈幽暗地燃着。走廊上迷漫着凝凍似的霧。

大廳裏，第三次全俄蘇維埃大會正在開會。散佈在隋圓形劇場週圍的檯上，亂堆着前線士兵的外套，工人的羊皮短掛，風帽和棉背心。在大廳的玻璃圓頂下，高高地懸掛着一盞迷糊的珠燈。喧嘩的怒吼漸漸消沉於期望的靜默中。拳頭托着長滿鬍子和未曾修括的臉頰，深陷的眼睛閃着光。講台上講演人的話引起了憔悴與塵污的臉孔劇烈地震顫。有些話博得了盛大的鼓掌，或海馬那樣的低沈的隆隆聲，還夾雜着尖銳的口笛，主席得費許多時候搖鈴，才能使羣衆靜下來。

會議將完了。一個衣服整齊臉肉軟垂的人，急急地跨過邊檯，跳上講台，站到高起的主席台上，他脫下帽子，解開羔皮衣領，用沉重和粗大的聲調說：『暴力和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的命令都不能剝奪我們以全俄國名義來說話的權利。立意大會已經被解散了，但立意大會依舊存在着，你們現在還可以聽到它的呼聲……』

這是一個社會革命黨黨員的演講。在他後面的伏洛達斯基主席一聲不響搖着鈴。怒吼從檯子上滾過來：『走開！打倒他滾蛋！』

講演者用雙手支撐着身體，帶着癡笑注視那些狂呼的羣衆。當廳內稍微平靜時，他又掀起厚嘴唇呼

『十月革命以後，同志們，你們是執政了，但大家並不希望你們開放前線讓德國人進來……然而人民委員會的全部政策却是怙惡不悛，寬容前線任其空虛……』

一陣哄堂的怒吼，有個穿軍人外套的人跳起來跑到半圓形的講台上，他被攔住按下去。

『如果你要和平，』臉肉軟垂的人咆哮着，『那麼你首先應該不讓人民委員蘇維埃用你們的名義來單獨簽訂賣國的和約。』……』

全場怒吼，搖頭，揮袖。十二個穿大衣的人衝到甬道上，演說者匆忙戴起帽子並肩坐到座位上。

主席把鈴一直搖到會場靜下來才停手，然後他請馬爾托夫演說。馬爾托夫是一個孟雪維克中央委員，穿着一件鈕扣七零八落的外套，他把瘦頸上的一顆喉核突出圍巾外面，縮進一張長着稀疏小鬍子的瘦臉，以便透過架在鼻端上污穢的夾鼻眼鏡窺探聽衆。鎮靜而朗朗地，他用幽默的口吻解釋他極其滿意於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代表主席那天所作的宣言，說他們不願對德意志帝國主義再作讓步……

會場陷入緊張的靜默中。所有眼光都集中到講台上。馬爾托夫用兩指架正夾鼻鏡。他收縮瘦臉說：

『同志們，我宣告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已置俄國革命於絕望的境地……請你們自己下斷……』

主席團中有些人高聲吼。孟雪維克黨員和社會革命黨員席上揚起一片鼓掌聲。在中座和左座，布

爾希維克黨員頓脚叫喊：『賣國賊！』騷亂和爭鬧愈增，一個戴芬蘭小帽的矮小的滿臉鬚子的人，用哭喪着的語調重復地說：『請你告訴我們怎麼辦？怎麼辦？請你告訴我們！』

在那伐門外大路的左面，有幾座矮小的工人住宅疏落地散處於泥濘的荒野中。在一座搖搖欲墮的小屋裏，普梯洛夫工廠的鐵匠伊凡·果拉一個身長鼻大年約二十二歲的青年，正在一盞暗澹的油燈旁邊，擦着一枝步鎗，把鎗機的零件放在桌上。

阿列奧希加和米希加兩個孩子——大的十一歲，小的六歲——正在出神地注視他的每一個動作。伊凡·果拉佔了寡婦喀拉雪娃家的一角。這寡婦就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在那天早上一清早就出門，什麼東西都沒有留給他們吃。伊凡祇得在木柴墩熱茶壺，給兩個孩子喝些開水，使他們不要哭。

『哈哈，現在擦乾淨了，』他用粗暴的口氣說，『你們看，我要把它們裝配起來。看那裏預備好，預備射工人階級的敵人……』

他一邊笑一邊瞧那阿列奧希加和米希加。大孩子的瘦削臉上泛着一絲微笑。伊凡把步鎗皮帶背在肩上，束緊外衣的扣子，把人造羔皮的軍帽拉到眉毛邊。

『喂，小寶貝，我現在要出走了……我不在時你們不要胡鬧……』

城外的平原被白雪蓋得一片蒼涼。慘澹的雲霧環繞着月亮。他的皮靴深印在雪中。伊凡·果拉走到

大路上，向雪掃的軌跡右轉灣到普梯洛夫工廠去領通行證。廠門口一個滿身沾霜的老人匯着他說：

「你是來開會的嗎？會在鐵工場裏開。」

堆滿白雪的廣場，無人跡，製造軍艦用的龐大汽鍋埋在雪層下。遠處懸着一架起重機的鋼骨軀幹。鐵工場的模糊的窗上蒙着一層灰暗的黃色。

伊凡用力推開工場的邊門。幾十副緊張的臉孔朝着他說：「靜些！」那狹長的建築物聞到一陣陣火爐中發出來的煤烟氣。大約有一百五十個工人在傾聽一個頭髮漂亮，臉色紅潤，身材矮小，面帶笑容的人的演說。他興奮地揮動他的手臂。他穿着一件黑布短衫，束着一條皮帶。衣領未曾扣上，圍繞着他的瘦削的頭頸；他的漂亮的圓溜溜的眼睛，向聽衆臉上骨落落地掃來掃去。

「我們的唯一任務是爲全世界保持革命的清白。我們不能把十月革命當作「革命本身的事情」當作自己能够生長發展的事情……如果我們的革命沿着這樣一條路線發展下去，我們必然將開始退化下去；我們必然將不能保持我們的清白；我們必然將倒栽於小資產階級的泥淖，倒栽於俄國農村的窄狹利益，倒栽於農民的掌握。」

他立刻扮出一副代表俄國老農的面孔，甚至撫摸並不長着的鬍子。工人都未笑；沒有一個對這種譏刺表示贊成。演說者是一個「左翼共產黨」領袖，他在攻擊列寧的和平政策。

「我們的革命，第一步走入泥淖便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恥辱的和平。我們將自承投降；我們將



爲一碗麥糊而出賣革命。我們不能接受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和平，無論他們怎樣恐嚇我們。」

他怒目而視，好像他想把鐵工場和全體聽衆都要吞沒在目光中一樣。

「我們宣告聽憑德意志帝國主義來絞殺我們，假如他們高興這樣。聽憑他們把俄羅斯踐踏在脚下。要這樣才對。爲什麼要這樣呢？因爲這樣的一個結局——我們的結局——才會燃起世界的大火……因爲我們要回答德軍要求的不能用和平而祇能用戰爭！用立刻革命的戰爭。以乾草叉來抵抗德軍的大砲嗎？不錯，以乾草叉……」

伊凡·果拉不禁毛髮倒豎。雖然他想繼續聽演講，但是不到一小時就要輪到他去站崗了。他向大門走去，呼吸到冷空氣時咳嗽起來。他走進辦公室，領到莫斯爾尼研究院的通行證和一份口糧——一塊甜味的黑麵包——小心地塞進衣袋裏，大踏步沿大路走向那伐門的灰暗圓柱。

從廢墟方面現出野狗的濛濛影子，一聲不響地向大路奔來。二十幾頭各樣種類各樣毛色的狗蹲在路旁，瞧着那個背步鎗的人往前腳躡。當他經過時，他們垂頭跟着他。

「好意思！我們用乾草叉，而德軍用大砲，」這樣才對！」當他向濃霧中凝視時對自己囁語。「照他說來我們要立刻作戰，而用乾草叉作武裝。給他們來粉碎我們，結果我們……而他說那樣很好……懂了嗎，伊凡？射我吧；你會挑起世界革命……！」

他熱起來。他不是走而是在跑了，他的皮靴在雪中踏得吱吱價響。在一九一五年，他的兄弟——後